

跋：靈知主義的現代意義

史密夫 (Richard Smith) 著

吉本 (Edward Gibbon) 於十八世紀後期提到靈知主義者時說：「靈知主義者是基督教徒當中最彬彬有禮、最博學、最富有的。」吉本為甚麼要撒這樣一個彌天大謊呢？他並沒有第一手資料來支持自己的這一論點。但是他卻在《羅馬帝國衰亡史》(*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*) 的臭名昭著的第十五章中避開了這一責難，以巧妙的方式描述靈知主義者，以致這一章看起來雖然不能說是在鼓吹異端，但最起碼是顛覆了正統。他對於早期基督教會的惡毒的描寫後來被刪除了，而他用於描述靈知派之「虛假科學」的最不友好的字眼也只不過是說它「高超但是含糊」而已。

其他的啟蒙思想家也歡迎靈知主義，把它作為啟蒙運動的一部分以攻擊基督教，於是這種古老的二元論異端又獲得了生機。在吉本對啟蒙運動的先驅培爾 (Pierre Bayle) 的熱情頌揚中，揭示了他們所採取的方法。培爾「把所有荒謬的宗教都置於他的懷疑主義的尺度上加以平衡，直到對立各方相互抵消」。培爾的《歷史和批判詞典》(*Historical and Critical Dictionary*) 沒有提到靈知派或靈知主義 (這是一個現代術語) 的詞條，而是把所有古老的二元論者都置於「摩尼教」(Manichaeans) 的標題之下。摩

尼教運動是靈知主義的最後繁榮，它在各地生存，到中世紀的時候在法國南部有過短暫的復興，隨之被十字軍所消滅。十八世紀有一些古老的、現在稱之為「靈知派」的宗派得到了復興，在此之前，「摩尼教」這一術語用於表述所有的二元論異端。

伏爾泰 (Voltaire) 是培爾的又一位追隨者，他的口頭禪也是「摩尼教」。他的《老實人》(Candide) 描寫了邪惡世界中幾個愚蠢的樂觀主義者的冒險行徑；在這個邪惡的世界中，基督教的神職人員是最為惡劣的搗亂者。蓋伊 (Peter Gay) 甚至把這本書稱為「向基督教的宣戰書」。在一片混亂之中，伏爾泰引入了一位同情者的角色，一位名叫馬丁 (Martin) 的流浪學者，他在向老實人自我介紹時說自己是一個「摩尼教徒」。當老實人表示不相信，說在這個世界上已經不再有摩尼教徒時，馬丁只是說了這麼一句話：「我不會說別的話。我認為神已經把這個星球，或者說這個小球，拋棄給了一位邪惡的神。」這篇小說中後來的情節印證了馬丁的觀點。培爾曾經說過，靈知派相信幾個永恆的存在者，有一些是善的，有一些是惡的，他們永遠都在相互鬥爭，這種信仰對於那些「有思想和理性的人」來說，「並不太可信」。伏爾泰在他的《哲學詞典》(Philosophical Dictionary) 中討論摩尼教和靈知派時說，「想象有兩個全能的存在物在相互爭鬥」並不是一個「無足輕重的」觀念。他狡猾地描寫了巴西里德 (Basilides) 的神話：「神的最低一個檔次的天使創造了這個世界，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，他對事物的安排並不巧妙。」在《柏拉圖的夢》(Plato's Dream) 這個故事裏，伏爾泰講了一個夢魘般的創世故事，在這裏，世界的創造者是一個名叫德穆革 (Demogorgon) 的不稱職的神靈。二元論的故事投合了伏爾泰的鬥爭觀。正如羅蘭·巴特 (Roland Barthes) 所說的那樣，在伏爾泰的作品中有「一

解釋這種列怒時，就把阿哈這種憤恨之情跟古代靈知派的一個派別相比較。這就是奧費特派 (Ophites)，現在的學者稱這個派別為塞特派 (Sethians)，《拿戈·瑪第文集》中有幾篇是他們的作品。以實瑪利說：阿哈發狂起來，把「從起初就存在的無形的邪惡」的觀念，即「東方的奧費特派所敬畏的」，「……轉移到那可恨的白鯨身上」。在《白鯨記》的最後幾頁中裏，阿哈對造物主的控訴令人想起雅達巴沃 (Yaldabaoth) 對他自己的母親的無知。

你不知道你是如何來，於是你稱自己為非受生的：當然你就不知道你自己的開端，於是才稱自己為沒有開始的。我知道我自己的來處和開端，而你，萬能者，卻不知道自己的來源。超乎你、你有限的靈之外，有無可限量之物存在，相對於他而言，你的永恆只是時間，你的創造力只是機械。

在布萊克和梅爾維爾所寫的這些段落中，物質世界是一個障礙物。浪漫派的作家對這個障礙物感到不適，乃至明顯的敵意。在《拿戈·瑪第文集》中，我們可看到，我們所謂的「靈知主義」可以涵蓋等級體系的一元論和嚴格的二元論。同樣，在浪漫派傳統中對於分離和複合的戲劇的描寫，其中的衝突程度也是各不相同的。布萊克講「分裂與複合」。拯救存在於布盧姆所說的「後啟蒙運動對神和至高者的強烈的渴望」，存在於柯爾律治 (Coleridge) 所說的「精神力量對死亡的克服」。學者們在波德萊爾 (Baudelaire)*、蘭波 (Rimbaud)**、早期福樓拜

* 波德萊爾 (Charles Baudelaire, 1821-1867)，法國詩人，法國象徵派詩歌的先驅，現代主義的創始人之一，主要作品為《惡之花》。——譯注

** 蘭波 (Jean Nicolas Rimbaud, 1854-1891)，法國詩人，創作生涯自十五到二十歲，但其作品及簡練奧秘的風格對象徵主義運動產生巨大影響，後人熱心研究的課題，主要詩作有《醉舟》、散文詩《靈光篇》和《在

們可以有自己發明的神話和寓言，但並沒有共同的形而上學的本質。弗蘭西（Anatole France）在一九一四年發表的《天使的反叛》（*The Revolt of the Angels*）中生動地描寫了靈知派的內在拯救：

這位老的神已經從地球王國中被趕走了，在這個地球上，每一個有思維的動物都渺視他，或者就根本不認識他。假如雅達巴沃（Ialdabaoth）的靈還在他們身上，假如他們還是像雅達巴沃那樣妒忌、強暴、好爭吵、貪婪，是藝術和美的敵人，那麼人類即使不再臣服於雅達巴沃又有甚麼用呢？即使他們棄絕了這位兇惡的德穆革又有甚麼用呢？我必須在我們自身當中，也唯有在我們自身當中，去攻擊和摧毀雅達巴沃。

我們對於靈知主義的現代的、甚至是後現代的意義的考察，對我們理解這些古代文獻有何幫助呢？或者說這些考察是否誤用了資料？正如羅賓遜在本書導言中的開首講到的那樣，這些資料是相互衝突的。我們還必須指出，在《拿戈·瑪第文集》中，沒有一篇文章是用「靈知派」（Gnostic）這一詞語來稱呼自己的。另外一些古代資料告訴我們，「靈知派」一詞是某些宗派對自己的稱呼，但是顯然，後來被稱為靈知主義的各種宗派並非都是這樣稱呼自己的。我們還要注意到，在這個文集中唯一一處提到的著名的靈知派領袖是在〈真理的見證〉一文中，他們是作為對手而被提到的，「他們」被當作異端受到了作者的攻擊！隨着《拿戈·瑪第文集》的發表，對古代靈知主義的研究變得愈來愈有爭議，對其現代意義的研究也是如此。從詞源學的角度下定義則更是不足。我們最好避免過度概括，而要對資料的多樣性保持好奇心。這種